廣弘明集/1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三 ◄

廣弘明集
卷十四

► 卷十五

卷十四

○辨惑篇第二之十

△內德論——門下典儀李師政

若夫十力調御，運法舟於苦海；三乘汲引，坦夷途於火宅；勸善進德之廣，七經所不逮，戒惡防患之深，九流莫之比。但窮神知化，其言宏大而可驚，去惑絕塵，厥軌清邈而難蹈。華夷士庶，朝野文儒，各附所安，鮮味斯道。自非研精以考真妄，沈思而察苦空，無以立匪石之信根，去若網之疑蓋。遠則淨名、妙德，知道勝而服勤；近則天親、龍樹，悟理真而敦悅。羅什、道安之篤學，究玄宗而益敬；僧睿、慧遠之歸信，迄皓首而彌堅。邁士安之淫書，甚宣尼之玩《易》，千金未足驚其視，八音不能改其聽。聞之博而樂愈深，思之深而信彌篤，皆欲罷而不能，則其非妄也。必矣哉！

我皇誕膺天命，弘濟區宇，覆等蒼旻，載均厚地。掃氛祲，清八表，救塗炭，寧兆民。五教敬敷，九功惟序。總萬古之徽猷，改百王之餘弊，網羅庶善，崇三寶以津梁；芟夷群惡，屏四部之稊莠。遵付囑之遺旨，弘紹隆之要術；功德崇高，昊天罔喻。但縉紳之士，祖述多途，各師所學，異論鋒起。或謂三王無佛而年永，二石有僧而政虐；損化由於奉佛，益國在於廢僧。苟明偏見，未申通理；博考興亡，足證浮偽。何則？亡秦者胡亥，時無佛而土崩；興佛者漢明，世有僧而國治。周除佛寺，而天元之祚未永；隋弘釋

教，而開皇之令無虐。盛衰由布政，治亂在庶官，歸咎佛僧，實非通論。且佛唯弘善，不長惡於臣民；戒本防非，何損治於家國？若人人守善，家家奉戒，則刑罰何得而施？禍亂無由而作？騏驥雖駿，不乘無以致遠，藥石徒豐，未餌焉能愈疾？項籍喪師，非范增之無算；石氏興虐，豈浮圖之不仁？但為違之而暴亂，未有遵之而凶虐。由此觀之，亦足明矣。復有謂正覺為妖神，比淨施於淫祀，訾而謗之，無所不至。聖朝勸善，立伽藍以崇福；迷民起謗，反功德以為尤。此深訕上，非徒毀佛。愚竊撫心而太息，所以發憤而含毫者也。忝賴皇恩，預沾法雨，切磋所惑，積稔於茲，信隨聞起，疑因解滅。昔嘗苟訾而不信，今則篤信而無毀。近推諸己，廣以量人，凡百輕毀而弗欽，皆為討論之未究。若令探賾索隱，功齊於澄、什，必皆深信篤敬，志均於名僧矣。師政學匪鉤深，識不臻妙，少有所聞，微去其惑。謹課庸短，著論三篇。辯惑第一，明邪正之通蔽；通命第二，辯殃慶之倚伏；空有第三，破斷常之執見。核之以群言，考之以眾善，上顯聖朝之淨福，下折淫祀之虛誹。徒有斯意，實乏其才，屬辭鄙陋，援證膚淺。雖竭愚勤，何宣聖德？庶同病而未愈者，聞淺譬而深悟也。如藩籬之卉，或蠲疾於腹心；藜藿之餐，儻救餒於溝壑。若金丹在目，玉饌盈案，顧瞻菲薄，良足陋矣。

辨惑篇第一

〓〓一惑佛出西胡〓二惑周孔不言〓三惑毀佛譽道〓四惑比佛妖魅〓五惑昔有反僧〓六惑比僧土梟〓七惑譏毀鬚髮〓八惑{泥土}種事{泥土}〓九惑有佛政虐〓十惑無佛民

和有辯聰書生，謂忠正君子曰：“蓋聞釋迦生於天竺，修多出自西胡，名號無傳於周、孔，功德靡稱於典謨。實遠夷所尊敬，非中夏之師儒。逮攝摩騰之入漢，及康僧會之遊吳，顯舍利於南國，起招提於東都，自茲厥後，乃尚浮圖。沙門盛洙泗之眾，精舍麗王侯之居，既營之於爽塏，又資之以膏腴，擢修幢而曜日，擬甲第而當衢。王公大人，助之以金帛，農商富族，施之以田廬。其福利之焉在，何尊崇之有餘也？未若銷像而絕鐫鑄，貨泉可以無費；毀經以禁繕寫，筆紙不為之貴；廢僧以從編戶，益黍稷之餘稅；壞塔以補不足，廣賑恤之仁惠。欲詣闕而效愚忠，上書而獻斯計，竊謂可以益國而利民矣。吾子以為何如乎？”

忠正君子曰：“是何言之過歟？非忠孝之道也。夫忠臣奉國，願受福之無疆，孝子安親，務防災於未兆。聞多福之因緣，求之如不及，睹速禍之萌抵，避之若探湯。國重天地之祈，祈於福也；家避陰陽之忌，忌於禍也。福疑從取，禍疑從去，人之情也，忠之道焉。子乃去人之所謂福，取人之所謂殃，豈忠臣奉國之計，非孝子安親之方也。觀匹夫之自

愛，尚不反醫而違卜，況忠臣之愛君，如何勸殃而阻福乎？何異采藥物以薦君，而取農、岐之所忌；求醫術以奉親，而反和、鵲之深致。彼勸取忌而用毒，良非重慎之至意。施諸己而猶懼矣，矧敢安於所天乎？若夫廢宗廟之粢盛，供子孫之魚肉，毀蒸嘗之黻冕，充僕妾之衣服，苟求惠下之恩，不崇安上之福，恨養親之費膳，思廢養以潤屋，如此者可謂忠乎？可謂孝乎？且夫周棄弘播殖之教，遂配稷以長尊；勾龍立水土之功，亦為社而恒敬。坊塘小益，尚參八蠟之祭，林澤微靈，猶行一獻之祀。況夫三達無閡之智，百神無以儔；十力無等之尊，千聖莫之匹。萬惑盡矣，萬德備矣，梵天仰焉，帝釋師焉。道濟四生，化通三界，拔生死於輪回，示涅槃之常樂，身光赫奕，奪朗日之流暉；形相端嚴，具聖人之奇表；微妙玄通，周孔未足擬議；博施兼濟，堯舜其猶病諸。等慈而無棄物，可不謂之仁乎？具智而有妙覺，可不謂之聖乎？夫體仁聖之德者，豈為譎誑之說哉？靜而思之，蔑不信矣。至如立寺功深於巨海，度僧福重於高嶽，法王之所明言，開士之所篤信。若興之者增慶益國，不亦大乎？敬之者生善利民，不亦廣乎？或小損而大益，豈非國之所宜崇乎？或小益而大損，豈非民之所當避乎？法眼明了，睹福報之無量；金口信實，說咎因之不朽。凡百士民，皆非目見，縱未能信其必爾，亦何以知其不然哉？冥昧不可以意決，深遠唯當以聖證。豈不冀崇之福，資於君父，畏毀之累，及於家國乎？臣無斯慎於其君，非忠臣也；子無此慮於其親，非孝子也。子欲苟遂娟嫉之褊心，不弘忠慎之深慮，阻祈福之大緣，毀安上之善業，乃取咎之道也，豈盡忠之義哉？餘昔篤志於儒林，又措心於文苑，頗同吾子之言論，良由聞法之遲晚，賴指南以去惑，幸失途之未遠，每省過而責躬，則臨餐而忘飯。子若博考而深計，亦將悔迷而知返矣。竊聞有太史令傅君者，又甚餘曩日之惑焉。內自省於昔迷，則十同其五矣。請辯傅君之惑言，以釋吾子之邪執。

傅謂佛法本出於西胡，不應奉之於中國。餘昔同此惑焉，今則悟其不然矣。夫由餘出自西戎，輔秦穆以開霸業；日磾生於北狄，侍漢武而除危害，臣既有之，師亦宜爾。何必取其同俗而舍於異方乎？師以道大為尊，無論於彼此；法以善高為勝，不計於遐邇；若夫尚仁為美，去欲稱高，戒積惡之餘殃，勸為善以邀福，百家之所同，七經無以易。但褊淺而未深至，齷齪而不周廣，其恕己及物，孰與佛之弘乎？其睹末知本，孰與佛之遠乎？其勸善懲惡，孰與佛之廣乎？其明空析有，孰與佛之深乎？由此觀之，其道妙矣。聖人之德，何以加焉？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其道，出於遠方而棄其寶，夫絕群之駿，非唯中邑之產；曠世之珍，不必諸華之物。漢求西域之名馬，魏收南海之明珠，貢犀象之牙角，采翡翠之毛羽，物生遠域，尚於此而為珍，道出遐方，獨奈何而可棄？若藥物出於戎夷，禁咒起於胡越，苟可以蠲邪而去疾；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？夫滅三毒以證無為，其蠲邪也大矣！除八苦而致常樂，其去疾也深矣！何得拘夷夏而計親疏乎？況百億日月

之下，三千世界之內，則中在於彼域，不在於此方矣。

傅謂《詩》《書》所未言，以為修多不足尚，餘昔同此惑焉，今又悟其不然矣。

夫天文曆象之秘奧，地理山川之卓詭，經脈孔穴之診候，針藥符咒之方術，詩書有所不載，周孔未之明言，然考之吉凶而有征矣，察其行用而多效矣。且又周、孔未言之物，蠢蠢無窮；《詩》《書》不載之法，茫茫何限？信乎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。何得拘六經之局教，而背三乘之通旨哉？夫能事未興於上古，聖人開務於後世，故棟宇易橧巢之居，文字代結繩之制。飲血茹毛之饌，則先用而未珍；火化粒食之功，雖後作而非弊。彼用舍之先後，非理教之通蔽，豈得以《詩》《書》早播而特隆，修多晚至而當替？人有幼啖藜藿，長飯粱肉，少為布衣，老遇侯服，豈得以藜藿先獲，謂勝粱肉之味？侯服晚遇，不如布衣之貴乎？萬物有遷，三寶常住，寂然不動，感而皆遇，化身示隱顯之跡，法體絕興亡之數。非初誕於王宮，不長逝於雙樹，何得論生滅於赴感，計修促於來去乎？

傅氏譽老子而毀釋迦，讚道書而非佛教，餘昔同此惑焉，今又悟其不然也。夫釋、老之為教，體一而不二矣。同蠲有欲之累，俱顯無為之宗。老氏明而未融，釋典言臻其極。道若果是，佛固同是而無非，佛若果非；道亦可非而無是。理非矛盾之異，人懷向背之殊，既同眾狙之喜怒，又似葉公之愛畏。至如柱下道德之旨，漆園內外之篇，雅奧而難加，清高而可尚。竊常讀之，無間然矣。豈以信奉釋典而苟訾之哉？抑又論之，夫生死無窮之緣，報應不朽之旨，釋氏之所創明，黃老未之言及。不知今之道書，何因類於佛典？論三世以勸戒，出九流之軌躅，若目睹而言之，則同佛而等其照；若耳聞而仿之，則師佛而遵其說。同照則同不當非，相師則師不可毀，譽道而非佛，何謬之甚哉？

傅云：‘佛是妖魅之氣，寺為淫邪之祀。’此其未思之言也。妖唯作孽，豈弘十善之化？魅必憑邪，寧興八正之道？妖猶畏狗，魅亦懼貓，何以降帝釋之高心，摧天魔之巨力？又如圖澄、羅什之侶，道安、慧遠之儔，高德高名，非狂非醉，豈容舍愛辭榮，求魑魅之邪道；勤身苦節，事魍魎之妖神？又自昔東漢至我大唐，代代而禁妖言，處處而斷淫祀。豈容舍其財力，放其士民，營魑魅之堂塔，入魍魎之徒眾？又有宰輔冠蓋，人倫羽儀，王導、庾亮之徒，戴逵、許詢之輩，置情天人之際，抗跡煙霞之表。並稟教而歸依，皆厝心以崇信，豈容尊妖奉魅以自屈乎？良由睹妙知真使之然耳。又傅氏之先，毅字武仲，高才碩學，世號通人，辯顯宗之祥夢，證金人之冥感。釋道東被，毅有功焉。竊揆傅令之才識，未可齊於武仲也。何為毀佛謗法，與其先之反乎？吳尚書令闞澤對吳主孫權曰：‘孫老二家，比方佛法，優劣遠矣。何以言之？孔老設教法天以制，不敢違天；

諸佛說諸教　天奉而行，不敢違佛。以此言之，實非比對。’愚謂闞子斯論，知優劣之一隅矣。凡百君子，可不思其言乎？夫大士高僧觀於理也深矣，明主賢臣謀於國也忠矣，而曆代寶之以為大訓。何哉？知其窮理盡性，道莫之加故也。傅氏觀不深於名僧，思未精於前哲，獨師心而背法，輕絕福而興咎，何其為國謀而不忠乎？為身慮而不遠乎？大覺窮神而知化，深勸思患而豫防，惟百齡之易盡，嗟五福其難常。命川流而電逝，業地久而天長，三塗極而杳杳，四流無際而茫茫，憑法舟而利濟，藉信翮以高翔，宜轉咎而為福，何罔念而作狂也。

傅云：‘趙時梁時皆有僧反，況今天下僧尼二十萬眾。’此又不思之言也。若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眾，豈得以古有叛臣而棄今之多士；鄰有逆兒而遂己之順子，昔有亂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？夫普天之下，出家之眾，非雲集於一邑，實星分於九土。攝之以州縣，限之以關河，無征發之威權，有憲章之禁約。縱令五三凶險，一二闡提，既無緣以烏合，亦何憂於蟻聚？且又沙門入道，豈懷亡命之謀？女子出家，寧求帶甲之用？何乃混計僧尼之數，雷同梟獍之黨，構虛以亂真，蔽善而稱惡。君子有三畏，豈當如是乎？夫青衿有罪，非關尼父之失；皂服為非，豈是釋尊之咎？僧幹朝憲，尼犯俗刑，譬誦律而穿窬，如讀禮而驕倨，但以人稟頑鄙之性而不遷於善，非是經開逆亂之源而令染於惡。人不皆賢，法實盡善，何得因怒惡而及善，以咎人而棄法？夫口談夷惠而身行桀蹠，耳聽《詩》《禮》而心存邪僻，夏殷以降，何代無之？豈得怒蹠而尤夷惠，疾邪而廢《詩》《禮》？然則人有可誅之罪，法無可廢之過。但應禁非以弘法，不可以人而賤道。竊篤信於妙法，不苟黨於沙門，至於耘稊稗以植嘉苗，肅奸回以清大教，所深願矣。

傅云：‘道人土梟，驢騾四色，皆是貪逆之惡種。’此又不思之言也。夫以舍俗修道，故稱道人，學道離貪，何名貪逆？若云貪菩提道，逆生死流，則傅子興言，未達斯旨。觀沙門之律行也，行人所不能行，止人所不能止，具諸釋典可得而究。蠕動之物，猶不加害，況為梟鏡之事乎？嫁娶之禮尚舍不為，況為禽獸之行乎？何乃引離欲之上人，匹聚{鹿匕}之下物？援有道之賢俊，比無知之驢騾？毀大慈之善眾，媲不祥之惡鳥，謂道人為逆種，以梵行比獸心，害善一何甚乎？反白為黑，頓如此乎？

餘昔每引《孝經》之不毀傷，以譏沙門之去鬚髮，謂其反先王之道，失忠孝之義。今則悟其不然矣。若夫事君親而盡節，雖殺身而稱仁，虧忠孝而偷存，徒全膚而非義。論美見危而致命，禮防臨難而苟免，何得一概而訶毀傷，雷同而顧膚髮？割股納肝，傷則甚矣；剔鬚落髮，毀乃微焉。立忠不顧其命，論者莫之咎；求道不愛其毛，何獨以為過？湯恤蒸民，尚焚軀以祈澤；墨敦兼愛，欲磨足而至頂。況夫上為君父深求福利，鬚髮之

毀何足顧哉！且夫聖人之教，有殊途而同歸；君子之道，或反經而合義。則太伯其人也，廢在家之就養，托采藥而不歸，棄中國之服章，依剪髮以為飾，反經悖禮，莫甚於斯。然而仲尼稱之曰：“太伯可謂至德矣。”其故何也？雖跡背君親，而心忠於家國，形虧百越，而德全乎三讓，故太伯棄衣冠之制，而無損於至德。則沙門舍搢紳之容，亦何傷乎妙道？雖易服改貌，違臣子之常儀，而信道歸心，願君親之多福。苦其身意，修出家之眾善；遺其君父，以曆劫之深慶。其為忠孝，不亦多乎？謂善沙門為不忠，未之信矣。

傅又云：‘西域胡人因泥而生，是以便事泥瓦。’此又未思之言也。夫崇立靈像，摸寫尊形，所用多塗，非獨泥瓦。或雕或鑄，則以鐵木金銅；圖之繡之，亦在丹青縑素。復謂西域士女，遍從此物而生乎？且又中國之廟，以木為主，則謂制禮君子，皆從木而育耶？親不可忘，故為之宗廟；佛不可忘，故立其形像。以表罔極之心，用申如在之敬，欽聖仰德，何失之有哉？夫以善為過者，故亦以惡為功矣。

傅又云：‘帝王無佛則國治年長，有佛則政虐祚短。’此又未思之言也。則謂能仁設教，皆闡淫虐之風；菩薩立言，專弘桀紂之事。以實論之，殊不然矣。夫殷喪大寶，災興妲己之言；周失諸侯，禍由褒姒之笑。三代之亡，皆此物也。三乘之教，豈斯尚乎？佛之為道，慈悲喜護，齊物我而等怨親，與安樂而救危苦。古之所以得其民者，佛既弘之矣。民之所以逃其上者，經甚戒之矣。羲、軒、舜、禹之德，在六度而苞籠，羿、浞、癸、辛之咎，總十惡以防禁。向使桀弘少欲之教，紂順大慈之道，伊、呂無所用其謀，湯武焉得行其討？可使鳴條免去國之禍，牧野息倒戈之亂，夏後從洛汭之歌，楚子違乾溪之難。然則釋氏之化，為益非小，延福祚於無窮，遏危亡於未兆。傅謂有之為損，無之為益，是何言歟？是何言歟？與佛何仇，而誣之至此？佛何所負，而疾之若仇乎？

傅又云：“未有佛法之前，人皆淳和，世無篡逆。”此又未思之言也。夫九黎亂德，豈非無佛之年？三苗逆命，非當有法之後。夏殷之季，何有淳和？春秋之時，寧無篡逆？寇賊奸宄，作士命於皋繇；顓犹孔熾，薄伐勞於吉甫。而傅謂佛興篡逆，法敗淳和；專構虛言，皆違實錄。一縷之盜，佛猶戒之，豈長篡逆之亂乎？一言之妄，佛亦防之，何敗淳和之道乎？惟佛之為教也，勸臣以忠，勸子以孝，勸國以治，勸家以和，弘善示天堂之樂，懲非顯地獄之苦，不唯一字以為褒貶　豈止五刑而作戒？乃謂傷和而長亂，不亦誣謗之甚哉！亦何傷於佛日乎？但自淪於苦海矣。輕而不避，良可悲夫。”

於是書生心伏而色愧，避席而謝曰：“僕以習俗生常，違道自佚，忽於所未究，玩其所先述。背正法而異論，受邪言以同失。今聞佛智之玄遠，乃知釋教之忠實，豁然神悟而

理據，足以蕩迷而祛疾。雖從邪於昔歲，請歸正於茲日。謹誦來戒，以為口實矣。”

內德論通命篇第二

或曰：“聖人陳福以勸善，示禍以戒惡；小人謂善無益而不為，謂惡無傷而不去。然有殃有福之言，乃華而不實；無益無傷之論，則信而有征。何以言之也？伯夷餒矣，啟期貧矣，顏回夭矣，冉耕疾矣，或侈侈隆富，言罕及於義方，或皤皤壽考，名不稱於歿世。仁而不壽，富而未仁，書契已降，不可勝紀。故知仲尼殃慶之言，徒欺人耳。文命影響之喻，殆難信乎。有敦善行而不怠者，嗟斯言之長惑焉”。

乃論而釋之曰：夫殃福蓋有其根，不可無因而妄致，善惡當收其報，必非失應而徒已。但根深而報遠，耳目之所不該，原始而究終，儒墨之所莫逮。故隨遭之命，度於天而難詳；夭壽之年，考於人而易惑。人之為賞罰也，尚能明察而不濫；天之降殃福也，豈反淆亂而無倫哉？故知有理存焉，不可誣矣，非夫大覺而遍知者，孰能窮理而除惑哉？卜商、賈誼之為言，班彪、季康之著論，但知混而謂之命，莫辯命之所以然。何異見黍稷於倉廩，而不知得之由稼穡，睹羅紈於篋笥，而未識成之以機杼？馬遷嗟報施之爽，積疑而莫之通；范滂惑善惡之宜，含憤而無以釋。皆睹流而弗尋源，見一而不知二。惟觀釋氏之經論，可以究其始終乎！為善為惡之報，窮枝派於千葉，一厚一薄之命，照根源於萬古，辯六趣之往來，示三世之殃福。乃知形歿而業無朽焉，人死而神又生焉。或賢聖而受宿殃，六通乏適口之膳；或禽獸而荷餘福，四足懷如意之寶。為業既非一緒，感報實亦千變；業各異而隨心，報不同其如面。原其心也，或先迷而後復，或有初而無終，或惡恒而罔悔，或善粹而常崇，或為功而兼咎，或福微而慧隆，或罪均而情異，或功殊而志同。故其報也，有先號而後笑，有既得而患失，有少賤而卒凶，有始榮而終吉，有操潔而年夭，有行鄙而財溢，有同罪而殊刑，有齊德而異秩。業多端而交加，果遍酬而縷悉，譬如畫工布丹青之彩，鏡像應妍蚩之質。命招六印，達季子之遊談；業引萬金，果朱公之計術。取青紫如俯拾，有昔因之助焉；達禮樂而固窮，無宿福之資也。讀論者繼踵而張文，獨享其榮；說詩者比肩而匡鼎，偏高其位。或功勤可記，而祿不及於介推；或咎隙當誅，而爵先加於雍齒。韋賢經術，遠勝黃金之遺；趙壹文籍，不如盈囊之錢，此豈功業之異哉？故由宿命之殊耳。或材小而任大，宰衡無赫赫之功；或道著而身微，孔、墨有棲棲之辱。亦有德位俱顯，元凱列唐虞之朝；才命並隆，傅呂受鹽梅之寄，二因雙殖，則兼之也；如此一業孤修，則其偏也。若彼管仲釋囚而登相，李斯為相而被刑，范睢先辱而後榮，鄧通始富而終餒，非初訥而末辯，豈昔愚而今智？由果熟而泰來，以福盡而屯及。若云敗伍胥者，宰嚭也；非由昔殃，濟張倉者，王陵也，何關往福。此為

見緣而不知因，有斷見之咎矣。若云業縻好爵，不念同升之恩；命偶仁風，無愧來蘇之澤，此為知因而不識緣，有背恩之罪矣。若兼達其旨，兩遣其累，進德修業，豈有閡乎？春種嘉穀，方賴夏雨以繁滋；宿殖良因，乃藉今緣而起髮。受膏澤而荒蕪，不墾之地也，遇明時而貧賤，無因之士也。因緣之旨，具諸經論，觸途而長，皆此類焉。若唯見其一，不會其二，咎累之萌，傷其德矣。觀釋典之所明也，白黑之業，有必定之與不定；禍福之報，有可轉及於無轉。為德為咎，唯禳可轉之業，若賢若愚，無移必定之命。夫大善積而災銷，眾惡盈而福滅，理之必然，信而不貳。譬如藥石勝而疾除，水雨注而焚息，巨堤之堰涓流，蕭斧之伐朝菌。但疾處膏肓，良藥有所不救；火炎原隰，滴水固其無解。鄧林之木，非隻刃而可盡，長江之流，豈一塊之能塞？大德可以掩微瑕，微功不足補大咎，鐫金石者難為功，摧枯朽者易為力。其業微者報不堅，其行堅者果必定，不堅故可轉，必定則難移。可轉之難，故三唱息巨海之波；難移之厄，則四果遇凶人之害。劉琨小賢，致反風而滅火；唐堯大聖，遭洪水之襄陵。準此而論，未足惑矣。晉文增德，殄長蛇於路隅；宋景興言，退妖星於天際，此不定之業也。邾文輕己而利民，有德而無應；楚昭引災而讓福，言善而身凶，乃必定之命也。或同惡而殊感，或善均而報異，皆昔因之所致也。何足怪之於一生哉！孔子曰：“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。 ”又曰：“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。 ”佛之所云業也，儒之所謂命也，蓋言殊而理會，可得而同論焉。命係於業，業起於人，人稟命以窮通，命隨業而厚薄，厚薄之命莫非由己，怨天尤上不亦謬乎？《詩》云：“ 下民之孽，匪降自天。 ”《傳》曰：“ 禍福無門，惟人所召。 ”此云天之不可推，而責之於人矣。孟軻幹魯，不憾臧倉之蔽；仲由仕季，無恚伯寮之讒，則謂人之不可責而推之於天矣。其言若反　其致匪殊，要而論之，同歸進德。克己戒人，以勖乾乾之志；樂天知命，蠲其戚戚之尤。夫然，故內勤克命之功，外弘不爭之德，上無怨天之咎，下絕尤人之累，行之中和，於是乎在。古之善為道者，其從事於斯乎？昔者初聞釋典，信之不篤，拘其耳目之間，疑於視聽之外，謂前因後果之說，等莊周之寓言，天上地下之談，類相如之烏有。睹奸回之漏網，則為非而不懲；聞忠直之逢尤，則輕善而無勸，甚哉此惑也。知業則不然，夫達業之君子，無私而委命，仰聖賢之清德，敦金玉之高行。無悶於陋巷之居，忘懷於名利之競，所以畢既往之餘業，啟將來之長慶，不顧流俗之嗤毀，豈求鄉曲之稱詠哉？夫種殖不見其長，有時而大；砥礪莫睹其虧，終銷厥厚。今形善惡之報，為時近而未熟；昔世吉凶之果，須數終而乃謝。譬如稼穡作甘，不朝種而夕稔；蒺藜為刺，亦春生而秋實。不耕而飽飫者，因昔歲之餘穀；不賢而富壽者，荷前身之舊福。天道無親疏，人業有盈縮，由斯以推天命，可得除疑惑矣。若夫虞、夏、商、周之典，黃、老、孔、墨之言，道惟施於一生，言罔及於三世，則可惑者有六焉，無辭以通之矣。示為善之利，謂爵賞及名譽；陳為惡之害，明恥辱與刑罰。然逃賞晦名之士，以何為利乎？苟免無恥之夫，不受其害矣。何足以為懲勸哉？可惑者一也。云天

與善，降之以百祥；謂神糾淫，加之以六極。然伯牛德行而有疾，天豈惡其為善乎？盜蹠凶暴而無殃，神豈善其為惡乎？何禍福之濫及哉！可惑者二也。云罪隨形而並滅，功與身而共朽，善何慶之可論，惡何殃而當戒？若善惡之報，信有而非無也。食山薇而饑死，何處而加之福？膾人肝而壽終，何時而受其禍？何善惡之無報哉？可惑者三也。若云禍福由其祖禰，殃慶延於子孫，考之於前載，不必皆然矣。伯宗，羊眙之嗣，絕滅於晉朝；慶父，叔牙之後，繁昌於魯國。豈祖禰之由乎？可惑者四也。若云觀善察惡，時有謬於上天，故使降福流災，遂無均於下土。然天之明命，寧當暗於賞罰乎？曾謂天道不如王者之制乎？可惑者五也。若云禍福非人所召，善惡無報於後，而百王賞善而刑淫，六經褒德而貶過，則為虛勸於不益，妄戒於無損，何貴孔丘之弘教，何咎嬴政之焚書乎？可惑者六也。然則善惡之所感致，禍福之所倚伏，惟限之於一生，不通之以三世，其理局而不弘矣。何以辯人之惑乎？防於惡也未盡，導於善也多闕，其取義也尚淺，其利民也猶微。比夫十力，深言三乘妙法，濟四生於火宅，運六舟於苦海，高下之相懸也，若培螙之與昆侖；淺深之不類也，匹潢汙之與江漢。何可同年而語哉！昔維摩詰之明達，及舍利弗之聰辯，經論詳之，可得而校。足以逾項托，超孔丘，邁李老，越許由，伏墨翟，摧莊周，吞百氏，該九流。書籍所載，莫之與儔。然受諸異道，不毀正信，雖明世典，常樂佛法，師事釋迦，伏膺善誘，豈不識道勝而鑽仰之乎？

內德論空有篇第三

或有惡取於空以生斷見，無所慚懼，自謂大乘，此正法所深戒也。其斷見者曰：“經以法喻泡影，生同幻化。”又云：“罪福不二，業報非有。故知殖因收果之談，天堂地獄之說，無異相如述上林之橘樹，孟德指前路之梅園。權誘愚蒙，假稱珍怪，有其語焉，無其實矣。至如冉疾顏夭，以攝養之乖宜；彭壽聃存，由將衛之有術，貴賤自然而殊，苦樂偶其所遇。譬諸草木，區以別矣。若蓂莢之表祥瑞，連理之應休明，名載於竹帛，狀圖於丹青，此則草木之貴者也。若被三徑而易蔓，亙七澤而難剪，充僕妾之薪蒸，被牛羊之履踐，此則草木之賤者也。若列挺幹云之峰，羅生絕跡之地，斤斧莫之及，樵蘇所不至，此則草木之全壽者也。若匠石之所數顧，農夫之所務去，遭荷之奮鋤，值般輸之揮斧，此則草木之夭命者也。若篠簜比質於松柏，蕙若同氣於蘭芷，翠陵寒而未渝，芳在幽而不已，草木之賢俊者也。若蒺藜生而見惡，枳棘多而莫美，在詩騷之比興，以匹奸而喻鄙，草木之庸猥者也。若乃異臭殊味，千品萬形，壤之所殖，胡可勝名？何業而見重？何因而被輕？何尤而速斃？何功而久生？何咎而枯槁？何福而華榮？何習而含毒？何修而播馨？此豈宿業之所致乎？乃自然而萬差耳。人之殊命，蓋亦如是。豈由前業使之然哉！然則無是無非，大乘之深理；明善明惡，小乘之淺教。愚呆者合真，謹慎

者乖道，何為舍惡趣善，而起分別之心乎？”又嫌佛之說法，端緒太多，論空說有，自相乖背，此是佛鬥眾生耳，何不唯明一種之法乎？邪空之說云爾，正空則不然矣。苟識空有之理者，豈發如是之言乎？

此既喻非而博，言偽而辯。懼其迷誤後人，增長邪見，聊率所聞，試論之曰：若夫如夢如幻，如響如泡，無一法而不爾，總萬象而俱包。上士觀之以至聖，至聖體之而獨超，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風偃嶽而無飄，具六通而自在，越三界而逍遙。然理不自了，正觀以照；心不自寂，靜攝斯調。障不自遣，對治方銷；德不自備，勤修乃饒。六蔽既除，則真如可顯，三障未滅，則菩提極遙。故真諦離垢淨之相，俗諦立是非之條，指事必假於分別，論法豈宜於混淆，六度不可為墜苦之業，三毒不可為出世之橋。投谷難以無墜，赴火何由不燒？堯舜不可比之於昏桀，幽厲不可同之於聖堯，忠賢不可斥之於荒野，邪佞不可升之於明朝。不可反白而作黑，不可俾晝而為宵，不可以邪害於正，不可持鳳比於梟。何得同因果於兔角，匹罪福於龜毛乎？雖引大乘之妙言，不得妙之真致，說之於口若同，用之於心則異。異者何也？正法以空去其貪，邪說以空恣其愛，智者觀空以除恚，惑者論空而肆害，達者行空而慧解，迷者取空以狂悖，大士體空而進德，小人說空而善退，其殊若此，豈同致乎？良由反用正言，以生邪執矣。騏驥浮水，勤而無功，舟楫登山，勞而不進。豈騏驥、舟楫之不善哉？但浮水、登山，用之反也。讀淨名離相之典，而廢進修；誦莊周齊物之言，以縱情欲。無異策駟馬而溯流，棹方舟以登阪，望追造父之長驅，欲比越人之利涉，不亦難乎？夫淨名有清高之德，莊周無嗜欲之累，故知斷見之論空，與無為之道反矣。夫妙道之玄致，即群有以明空，既觸實而知假，亦就殊而照同。其何類也？譬如對廣鏡而傍觀，臨碧池而俯映，眾象粲而在目，可見而無實性；緣生有而成形，有離緣而喪質。水遇寒而冰壯，冰涉溫而堅失，凡從緣而為有，雖大有其何實？故天地與我皆虛，我與萬物為一，菩提不得謂為有，何況群生與眾術？故察於物而非物，取諸身而匪身，麗天著而皆妄，鎮地崇而莫真，言論窮理而無說，賓客盈堂而無人，豔色絕世而無美，瑰寶溢目而無珍，善惡殊途而不二，聖凡異等而常均。尋夫經論之大旨也，從緣以明非有，緣起以辯非無，事有而無妙實，義空而匪太虛。無人非窺戶之閬，無見非面牆之愚，無說非金人之口，無體非棘猴之軀，無動非山嶽之貌，無別非雷同之諛，無真非魚目之寶，無實非雁足之書。財比夢財而莫異，色與幻色而何殊？猗頓等原憲之產，宋裏匹平城之姝，道智了空而絕縛，俗情滯有以常拘。人與業報而非有，業報隨人而不無，天堂類天而匪妄，地獄等地而為虛。非同楊雄之假稱玉樹，曼都之矯見神居，何乃取空言而背旨，援卉木而比諸？夫夜光、結綠之寶，南威、毛嬙之色，人皆見其有而興愛，孰能體其空而不染？睚{此目}蠆介之隙，青蠅貝錦之仇，莫不著其相而興憤，鮮能比於空而不憾。獨謂鄙行空而不戒，善法空而不遵，三惑應舍而未悛，

五德應修而反棄，不觀空以遣累，但取空而廢善。此豈淨名不二之深致，莊周齊物之玄旨乎？大矣哉！至人之體空也。證萬物之本寂，知四大之為假，視西施如行廁，比南金於碎瓦；五欲不能亂其心，四魔無以變其雅，智日明而德富，惑日除而過寡，截手足而無憾，乞頭目而能舍，八法不生二相，萬物觀如一馬。故能證無上智，為薩婆若（如者反）。得其理也，解脫如此。失其旨者，過患如彼。何得為非而不懼，崇邪以為是？夫見舟見水，皆非真諦，而將涉大川，非舟不濟；病體藥性，均是空虛，而人由病殞，病因藥除；犀角鴆毛，等類泡沫，而飲鴆者死，服犀者活；淡水醇醪，並非真有，而漿不亂人，酒能生咎；忠順叛逆，皆如[山間]響，而叛逆受誅，忠順獲賞；罪福之性，平等不二，而福以善臻，禍因惡致；善惡諸法，等空無相，而善法助道，惡法生障。故知萬法真性，同一如矣，無妨因緣法中，有萬殊矣，空有二門，不相違矣，真俗二諦，同所歸矣。若謂小乘有罪福之言，大乘無是非之語，似胡越之殊趣，若矛盾之相拒。童子尚羞番覆，聖人豈為首鼠？良以道聽而途說，遂使謬量而惡取，若博考而深思，必疑釋而迷愈矣。敬惟十力世雄無上慈父，言無不實，慈無不普，相無不離，視無不睹，德無不周，過無不去，善無不勸，惡無不沮，香塗不欣，刀割無怒，不愛從順，不憎違拒，福慧圓滿而靡餘，煩惱罄竭而無緒。拔三界之沈溺，啟四生之聾瞽，空有俱照以相濟，真俗會通而雙舉，務在量病而施藥，不可違中而偏處。若夫《方等》一乘，《波若》八部，聖慧之極，大乘之首，莫不廣述受持之利，深陳毀謗之咎。經又云：“深信因果不謗大乘。”何謂大乘之理都無因果乎？夫取相而為善，則善而未精；見相而斷惡，則斷已復生。若悟善性寂而無作，若了惡體空而何斷，乃令三障冰銷而寂滅，萬德雲集以彌滿。智慧如海，不可酌之以一勘，道邁人天，豈得窺之以寸管？而喻之於檮杌，測之以愚短，不亦謬哉！夫說空而恣情者，不能無所苦也，疾痛惱之則寢不安矣，刀鋸傷之則體不完矣，終日不食則受其饑矣，無裘禦冬則苦其寒矣。然則致苦之業，豈可輕而不避乎？夫五福之與六極，人情所不能齊也，故居窮而思達，處危而求安，嬰疾而願愈，在戚而羨歡。愛壽考而忌短折，榮世祿而恥形殘，樂加之而欣笑，苦及之而憂歎，何得雷同於善惡而不修於福因乎？觀萬姓之異稟，實千種而殊級，或比上壽而有餘，或匹下殤而不及，或衣單布而無恙，或服重繭而寒入，或藉草土而安和，或處床褥而風濕，或不治而自愈，或雖治而不立，或無術而體康，或善攝而扃集。其形之表也，均有髮膚；膚之內也，腑髒奚殊？皆含血而苞肉，並筋連而骨扶，何一壽而一夭，何一充而一臒？稟何靈而獨實，受何氣而偏虛？虛者不獨埃塵而作體，實者豈偏金石以為軀？未必壽長者有醫術，齡促者無道書，何謂專由攝養不在業乎？亦有夭命胞胎，受疾嬰孩，喜怒未競，嗜欲未開，未觸冒於寒暑，未毀悴於悲哀，壽何以而夭？疾何從而來？則其所以然者，豈非前業之由哉？至如漢昭哀之二主，魏文明之兩帝，或未三九而登遐，或僅五八而捐世。術人雲集，但致李氏之靈；方士如林，不救倉舒之逝。君王不乏於藥，巫醫豈秘其藝？何寢疾

而弗瘳，何促齡而莫繼？豈非隨業而感報，非道術之所濟乎？然經稱施藥之功，佛歎醫王之德，孔公明慎疾之軌，老子有攝生之則。不信業者既迷，不順醫者亦惑，能詳因果之深淺，乃辯藥石之通塞。可究之以智慧，難具之於翰墨。至如公明辯祟，扁鵲除屙，河東郭璞，譙郡華佗，廣陵吳普，彭城樊阿，或禳凶而作吉，或止疾以為和，何得不信醫術之有益乎？然景純識加刑之日，而不能使刑之不加；公明知壽盡之年，不能令年之不盡；扁鵲、華佗，不能使其親不歿，吳普、樊阿，不能令其躬不殞。何得不信長短之有業乎？醫由業會，藥依緣聚，醫實有功，藥非無取。必死之病，雖聖莫之蠲，可療之疾，待醫而方愈。魂由業反，則僵屍遇再生之藥；命以業殂，則聖醫為一棺之土。壽之修促，體之安苦，隨遭否泰，妍媸中區　千品萬端，皆業為主；三界六趣，隨業而處。百卉無情，故美惡非關於業報；四生有命，則因緣不同於草莽。斤斧伐木不驚，刀杖加人則懼，匏瓜係而不食，羽毛食而馳騖，比有情於無知，何非倫而引喻？夫空有略談，則率由心業，前且詠其生常，今則示其正法。小乘以依報為業有，大乘以萬境為識造，隨幻業而施之天地，逐妄心而現之識草。若翳目睹乎空花，比睡夢現其生老；若悟之於心業，則惟聞乎佛道。原夫小乘之與大乘，如小學之與大學，幼唯教之以書計，長乃博之以禮樂，始蒙然而類牛毛，終卓爾而同麟角。此乃為訓之次序，何有異同而可剝？良以眾生之根，有利有鈍；是故聖人之教，或漸或頓。或致之於深遠，或進之以分寸，雖百慮而一致，亦異道而乖論。乃有執空門以反教，論大乘而謗小，佛不鬥眾生，眾生自不了。譬暗室之無燭，如夜遊而未曉。故相剝奪而喧喧，競是非而擾擾，何異采芙蓉於木末，尋吳楚於燕趙，不亦謬乎！夫一水無以和羹，一木無以構室，一衣不稱眾體，一藥不療殊疾，一彩無以為文繡，一聲無以諧琴瑟，一言無以勸眾善，一戒無以防多失，何得怪漸頓之殊異，令法門之專一？夫法門之多品，如藥石之殊功，救冷以溫物為用，去熱則寒藥宜豐。或特宜於禦濕，或偏須於止風，不可同病而殊藥，不可病殊而藥同。若守株而必閡，能達變而後通，何得拘一途而相剝，起戰爭於其中乎？三世因果，佛不誑欺，十力勸戒，聞當不疑。勸之者應修，戒之者宜遠，抑凡情之所耽，行聖智之所願，何得違經論之所明，以胸臆而為斷，而謂善惡都空，無損益乎？夫法眼明了，無法不悉，舌相廣長，言無不實。其析有也，則一毫為萬；其等空也，則萬象皆一。防斷常之生尤，兼空有以除疾，彼菩提之妙理，實甚深而微密，厭塵勞而求解慧，當謹慎而無放佚。非聖者必凶，順道者終吉。勿謂不信，有如皎日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